

新时期 福建戏剧文学 大系

2

历史剧卷

下

中国戏剧出版社

新 时 期
福 建 戏 剧 文 学
大 系

②

主 编： 吴 凤 章

历
史
剧
卷

下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福建戏剧文学大系/福建省文化厅编.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9. 7

ISBN 7—104—01055—6

I. 福… II. 福… III. ①戏剧文学—剧本—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②戏剧文学—文学理论 IV. I 2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7264 号

新时期福建戏剧文学大系(1—8 卷) 福建省文化厅 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福州市鼓楼印刷精装厂 印刷

230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03 印张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册

ISBN7—104—01055—6/J·491

定价:(平装)218.00 元 (精装)258.00 元

目
录

肃杀木棉庵 (芗剧)	杨路冰	1
天鹅宴 (闽剧)	陈道贵	55
丹青魂 (闽剧)	吴永艺 陶闽榕	111
陈仲子 (梨园戏)	王仁杰	163
御前侍医 (闽剧)	吴金泰	197
大河谣 (高甲戏)	许一纬	241
大汉魂 (高甲戏)	张芳颂	293
沧海争流 (话剧)	周长赋	347
乾佑山天书 (莆仙戏)	郑怀兴	409

芎 剧

(历史传奇剧)

杨路冰

- 人 物** 郑虎臣——三十岁左右，监押官。
 贾似道——六十多岁，南宋丞相，后被谪。
 车 夫——五十来岁。
 哑 女——二十多岁。
 贾 鄂——三十多岁，贾似道长子。
 贾 州——二十岁，贾似道次子。
 春 姬——二十岁，贾似道侍妾。
 赵分如——四十多岁，漳州知府。
 叶 李——五十多岁，原京都大学士，后被贾似道谪
 贬漳州。
 太监甲、乙，押差甲、乙，轿夫甲、乙。
 侍妾，家丁，女婢，道士，差役各若干人。
 贾似道的影子。四蟋蟀斗士。

序

〔秋风瑟瑟，蟋蟀啾啾，乍起乍落，时抑时扬。如皇家雅乐，似盛宴靡歌，更像战场厮杀的惨叫、百姓逃难的哀鸣……令人郁闷、凄愁而不安。〕

〔几道不同颜色的光柱摇曳交射着空旷昏暗的舞台。天幕上叠现出：金碧辉煌的临安皇宫，灯彩摇波的西湖夜景，翠掩亭榭的葛岭春色，还有刀弃尸横的城墙，荒芜破败的村落……一切都在烟雾火光中现、隐。令人困惑、怅惘、忧愤。〕

〔一个个如剪影似的剧中人在行动着。无字伴歌好像从地底深处漾出，又向遥远的天边飘去……〕

〔画外音：“公元1275年，元兵大举南侵，偏安的南

宋王朝——风雨小楼，岌岌可危。樊城一战，宋师大败；鄂州卒陷，元军直进。被戏称为“蟋蟀丞相”的贾似道丧师误国，欺君蠹民，被贬寓建宁……

〔一声响锣，一切归于黑暗。只有蟋蟀声夹着秋风飘曳、颤荡着……

幕落

一

〔紧接序幕。幕后唱：

鼙鼓秋风匝临安，
皇家才知偷安难。
为安天下贬贾相，
贾相求安拜神坛。

〔幕启。建宁贾府。暮色沉沉，香烟袅袅，道乐冷冷，于豪华富丽中透出冷落萧条。

〔哑女与三女婢执帚“清道”过场。一优伶扮疯颠穷丐“接煞”过场。众家丁抬祭拜三牲过场。众道士手捧法器、念念有词过场……显然，这是贾似道为求平安的生辰建醮大场。

〔春姬与众侍妾拥着贾似道上。看得出来，他心事沉重，步履蹒跚。

贾似道（环视，轻叹）唉——

（唱）昨日权赫重如山，
今朝褫职百事烦。
最烦二子未归时，
音讯断——

人心更比京城远。

〔一侍妾献茶，贾似道烦躁地挥手斥退；又一侍妾摇扇，也被贾似道横眼吓退……春姬察颜观色，有意无意地轻拂长袖——一阵蟋蟀叫声，贾似道脸现喜色，下意识地做逗蟋蟀状。

贾似道 蟋蟀……老夫那头百战百胜的“蟹壳青”！

〔春姬变戏法似地从空中“抓”来一只精巧玲珑的蟋蟀盒子。

春 姬 老爷从来就是胜家！（呈盒）

贾似道 哈哈！就你春姬乖巧。（接盒）

〔蟋蟀相斗声。贾似道出神地看着听着，猝然狠摔盒子于地，猛踩几脚……

〔众人愕然。

贾似道 胜家也有败的时候，败得身不由己！

春 姬 （惶惑）老爷……

贾似道 （沉溺自我中）强者胜、弱者败；强者存，弱者亡……

春 姬 （惶恐，急跪）老爷恕罪！

〔侍妾们也低头垂首颤栗着。

贾似道 哦……（回神）起来，起来！老夫是说……蟋蟀。
（缓和地接过一侍妾的茶杯）

〔内喊：“大公子回府！”

贾似道 好！回得好呀！

〔贾鄂边嚷边上：“坏了！坏了……”

贾似道 （离座）鄂儿，怎么了？

贾 鄂 吓——衰神！

（念）树倒猢猻散，

墙塌蟋蟀钻。

新任丞相陈宜中，

忘恩丧天良。
勾联众大臣，
连连上表章。
说什么：若要安天下，
只有……

贾似道 嗯？

贾 鄂 （跺脚，接念）

把丧师误国的奸臣拖出午门斩！

贾似道 呀——哇！

春 姬 哼！这姓陈的，还是老爷的学生呢！贾府的地砖不知让他踏坏了几十块，如今却……

贾似道 （自语）宜中之所行，理所当然……只怪老夫当年识人不深也！

贾 鄂 他还奏请圣上，起用了被罢贬流放的太学士叶李等人。

贾似道 理当如此。不出老夫所料。

〔内喊：“二公子回府！”〕

〔贾州风尘仆仆上。〕

贾 州 拜见父亲大人。

贾似道 州儿，事态如何？

贾 州 无可奈何花落去也！

（唱）元兵南侵势凶猛，

沿途烧杀施暴行。

百姓逃难田园毁，

遍地哀鸿动朝廷。

贾似道 嗯……战事吃紧，谁能独撑半壁河山……（捋须轻笑）往日那些幕僚？

贾 州 （唱）廖莹中服毒自尽，

贾似道 嗨！难得他文冠翰林又情义笃厚。

贾 州 （唱）王庭自刎步后尘。

贾似道 壮哉！

贾 州 （唱）翁应龙问罪处斩，

贾似道 呀！（急问）潘文卿、李可、陈坚诸人……

贾 州 （唱）褫职黥配皆罪人。

贾似道 罪人！罪人？

贾 州 呃……那是众人之言，孩儿不该苟同。

贾似道 唉！众口皆诋吾非，百喙难明此谤。不知圣上之意……

贾 鄂 嗤！当天子才四岁，还不是陈宜中说圆就圆，说扁就扁。

贾似道 可太皇太后难道也……

〔道士甲上。〕

道士甲 禀老爷，时辰已到。

贾似道 请！

道士甲 （站台口）众人听着，今乃平章军国重事都督诸路军马贾丞相……

贾似道 （打断）老夫已罢职。

道士甲 呃……（改口）贾老爷生辰建醮大场，禁止喧哗，不得乱闯，谨护斗灯，严守神坛。做场喽——

〔道乐起。〕

贾似道 （整冠拂衣，拈香礼拜。吟诵）上天好生，广开福地真堂；老臣似道，青词微表衷忱。窃念臣际遇三朝，始终一节。为国任怨，但知存大礼以杜私门；遭世多艰，安敢顾微躯而思末路？何众议之不容？奈死期之已迫……

〔幕内喧哗。众道士推搡哑女上。〕

道士甲 禀老爷，她把醮台的斗灯撞翻了！

〔众惊。〕

哑 女 咿哑哑……（手势：指天、指地、指贾似道、指自己……）

贾似道 这哑女哪来？

贾 州 回禀父亲，她前天在府前自插草标卖身葬母，为儿感其纯孝，把她……

贾 鄂 二弟，你是“引鬼入宅”呀！

贾 州 这……

贾 鄂 撞倒斗灯，凶煞不祥。来呀，把这“八败煞神”乱棍打死！

贾 州 别、别……

贾似道 慢！斗灯既已撞倒，把她乱棍打死也无补于事。

贾 州 父亲明鉴！

贾似道 （微笑地）把她……“点天灯”吧。

贾 州 呀——剖腹点灯？

贾似道 （缓慢地）犯天之罪，唯自身可赎。（目眦众人）

贾 鄂 父亲高见！来呀——

〔内喊：“圣旨到！”〕

贾似道 呀！……把她暂押下去。鄂儿、州儿，随为父接旨。

〔众下。〕

〔太监甲捧旨上。贾似道父子三人跪接。〕

太监甲 圣旨下——（念）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具官贾似道，小才无取，大道未闻。历相两朝，曾无一善。变田制以伤国本，立土籍以阻人才。匿边信而不闻，旷战功而不举。致使三军解体，百姓离心，丧师误国，天怨人怒。前罢平章军国重事都督诸路军马之职，尚难平公愤。今贬谪高州团练副使，安置循州。葛岭田产园宅，尽数籍没，以充军饷。钦此。接旨谢恩哪！

贾似道 （悬心已落，反觉平静）谢万岁！

太监甲 贾副团练有何言语要咱家回禀？

贾似道 圣上隆恩，罪臣铭记。

太监甲 此去循州，千里之远，山高水险……贾副团练一路……保重！

贾似道 （一惊）唔？

太监甲 往日惹下的仇家不少吧？

贾似道 （恍然大悟）这……

太监甲 圣上体恤下情，为保贾副团练一路平安，特准福王募选监押官。

贾似道 （一愣）福王……募选？

太监甲 呵呵呵！咱家告辞了。（下）

贾似道 恭送恭送！（呆呆望其背影）

贾 州 父亲，圣上恩赐安置循州，不幸中之有幸也。

贾 鄂 什么不幸有幸，贬谪就贬谪，干嘛还派个屁监押！

贾似道 （自语）福王募选的监押官……

（唱）一盆火一盆冰乍暖乍寒，
又是风又是雨宦海浮船。
冰火里见朝纲势不两立，
风雨中要如何使舵扯帆？（思忖）
此去循州千里远，
顺逆全凭监押官。
福王与我有宿怨，
那监押官——
分明举足轻重不等闲。

〔内喊：“监押官武学士会稽都尉郑虎臣到！”〕

贾似道 （在回忆中寻找着）郑、虎、臣？

贾 州 是个武学士——

贾 鄂 小小都尉。

贾 州 是监押官——

贾 鄂 比副团练还低三品。

贾似道 蠢子！

〔内疾喊：“奉旨监押官郑虎臣到！”〕

贾似道 （心有谋策地）动鼓乐！开中门迎接！

〔吹乐。贾似道率二子恭迎。〕

〔郑虎臣英武飒爽地上。〕

郑虎臣 （念）福王三杯酒，

壮我除奸胆。

为报先父仇，

暂当监押官。

贾似道 （毕恭毕敬地）贾某这厢有礼了。

郑虎臣 不敢当。（眦视打量，一阵冲动）哈哈！

贾似道 请上座！

郑虎臣 告罪了。（倨傲地坐下）

贾 鄂 （低声）哼！兔子充虎王。

贾 州 （低声）大哥，在人厝檐下，焉能不低头？

〔贾似道狠盯贾鄂、贾州一眼。〕

郑虎臣 （冷笑一声）这两位想必就是贾副团练的公子吧。

贾似道 正是犬子贾鄂、贾州。

郑虎臣 鄂、州？哦！贾副团练记取当年鄂州之功？妙呀——

（唱）当年元军围鄂襄，

你领重兵进汉阳。

不敢交战于疆场，

暗中请和手腕强。

元军内乱自解围，

你冒功挥笔多夸张。

蒙蔽天下邀圣宠，

赢得了平步青云贾平章。

贾似道 （泰然地）郑将军英武豪爽，心直口快，令人钦佩

啊！（见贾鄂不满于形）鄂儿，吩咐备办盛宴，为郑将军洗尘。

贾 鄂 是。（快快下）

郑虎臣 君命在身，不敢沾酒。

贾似道 哦……难得忠直之将，可敬可嘉！来呀——

〔二家丁抬一镶金雕花箱子上，箱盖乍掀，光彩四溢。〕

郑虎臣 ……（含笑不语）

贾似道 郑将军，此去循州，多承担待，这点宝玩，权当贾某微薄之意。

郑虎臣 哈哈！下官怎承受得了这些害人害己的不祥之物！

贾似道 唔？

贾 州 （由衷地）好！进出数千百，将军第一人；金银如粪土，肝胆照辰星。

郑虎臣 贾二公子……（重新打量着）过奖了！

贾似道 不过奖，郑将军忠心贯天，胆略过人，不愧是福王亲自募选……

郑虎臣 贾副团练的意思？

贾似道 贾某相见恨晚哟！

郑虎臣 不晚。听说贾副团练当年位显权赫时，曾作一恶梦，梦见被一位“荥阳”的郑胜勇士打落万丈深坑……

贾似道 （惊觉）唔？

郑虎臣 从此，朝中姓郑的文武大臣被杀的杀，贬的贬，流放的流放……

贾似道 令尊是谁？

郑虎臣 家父当年只不过是个太学生，却不知进退地写了首规谏诗，落了个鲸配恩州，冤死路上。

贾似道 呀！是文武双全的郑隆。

郑虎臣 相见不晚吧？

贾似道 罪过罪过！州儿，快快跪下，代为父向郑……天使赎罪。

郑虎臣 哈哈！如此赎罪，贾副团练得多养几百几千个儿子呀！

贾似道 呃……天使明鉴，当年都因为……

郑虎臣 有话留到明日途中说吧。

贾似道 明日就起程？

郑虎臣 圣命在身，岂可延误！

贾似道 是。只是……贾某年事已高，步履艰难，能容雇乘小轿否？

郑虎臣 贾副团练想一路游山玩水？

贾似道 不敢，不敢！

〔内喊：“太皇太后旨下——”

〔郑虎臣、贾似道闻报均一愣。

〔太监乙急上。

太监乙 高州团练副使贾似道听旨。

贾似道 罪臣在。（跪）

太监乙 （念）贾似道历官四十载，劬劳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礼。特准车轿代步，并赐平安玉玦，安抵循州，终享天年。

贾似道 太皇太后万岁千秋！

〔贾似道跪受平安玉玦，郑虎臣按剑伫立若失。天幕景似乎被颠倒过来。

〔幕后伴唱：

平安！

平安？

玉玦报平安，

平安掀波澜。

贾似道 （心声唱）好一颗定心丸。

郑虎臣 （心声唱）似一碗醒酒汤。

〔谢太后画外唱——象太监乙的嗓音：

贾爱卿好自保重，
莫负哀家所望。

〔福王画外唱——象太监甲的嗓音：

郑将军勇毅果断，
莫使孤王失望。

贾似道 （心声唱）

太后呀，
谢您一块平安块，
送我循州看青山。

郑虎臣 （心声唱）

福王呀，
谢你三杯壮行酒，
酒醒剑寒路漫漫。

〔灯复亮。贾州送太监乙下。

〔郑虎臣与贾似道对视、揣测着。

贾似道 郑将军。

郑虎臣 贾副团练。

贾似道 （格外恭敬地）贾某无才无能，无功受禄，承太皇太后如此恩赐，于心有愧啊……（潜意识地进步）

郑虎臣 唔……（下意识地退步）

贾似道 贾某戴罪远放，累及郑将军一路担待，于心不安呀！

郑虎臣 嗯……

贾似道 郑将军，明日起程么？

郑虎臣 这个……

贾似道 郑将军，能准贾某“车轿代步”吗？

郑虎臣 哼！

贾似道 如今贾某……有罪之人，理当听从监押官的吩咐。